

第十三讲_格黎冬篇

2020年5月25日 18:19

柏拉图的哲学与世界图景的关系

格黎冬为苏格拉底提供了越狱的经济保证、线路的规划，并试图说服苏格拉底

Q：当我们陷入困境、难以抉择时，我们应该去征求/听取谁的意见？

★ A：专家意见。专家治国 - 精英治国论（《理想国》通篇都是精英政治的思想）

但涉及到治国理政时，人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，妄然对政治发表意见，而非听取专家的意见。在智慧方面，普通人没有权利发表建议。

如何平衡民众和领袖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
？ 如何掌控民众？

制造需要，领导民众，让民众来跟随领袖。民众是很难讨好的，因为民众是不稳定的，因此迎合民众是不可取的。领袖一定是有idea的，必须能生产观念。

但现如今，制造概念的都是工科生、商人，而非哲学家、文科生。欧美非常看重文书，因为文书体现了idea。我们进入世界的广度与深度要优于没有idea的人，这也是大学教育的意义。

我们的社会阶层通常会影响我们的思想，但并不都是如此。苏格拉底也是劳动人民，但他有着超越阶级、超越时代的思想。

格黎冬希望苏格拉底听从朋友们的意见越狱。

苏：一般的民众既能做最大的坏事，也能做最大的好事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他们只是风吹两边倒而已。民众并不透彻地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既不能使人明白，也不能使人糊涂。而领袖也不能使老百姓太明白。

恰如明星被大众消费。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隐私作为买卖，但常常难以把握界限。被消费的越持久、范围越大，影响力就会越大。资本制造事件进行运作，是一个idea。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程度的idea。

只有回到过去才能看见未来。被消费是通过idea来的。苏格拉底便是这样一个领袖，是整个雅典城消费的对象。不合格的领袖没有吊诡的特性，只有含混的特性。idea要能吊起人的胃口，具有动力性。这就是精英和民众的不同境界。

？ 谁是专家？ idea如何把握？

★ 柏拉图的三种模仿。木匠制造的床是对床的理念的模仿。画家的床则是最木匠的床的模仿。资本运作方提出一个idea，提出盈利的理念，透过制造事件（造星）实现。古典著作的思想家早已参透个人存在的本性、世界的本质以及两者的关联。活着的人只是将古典的东西拿出来用。任何领袖都有复古主义的倾向，带着复古的气质指向未来。（除非是技术的询问）

苏：不但过去奉行、并且现在奉行、一贯奉行的原则便是听从道理。凡是经过研究、无可非议的道理，我自然会遵循。如果没有更强硬的道理，我是不会做出让步的，即便众人对我做出更大的恫吓。

道理肯定不是来自大多数人的。我们不必尊重人们的一切意见，要听从专家的意见。

要根据法律判断正义。法律并不是雅典法官中的法律，他们只是法律的解释者。我们要

回到法律本身，即雅典法律中的法律。雅典人成年后，可以在任何时刻解除与雅典的关系。现在要判处苏格拉底的是法庭上的雅典公民，而不是雅典法律。如果苏格拉底要越狱，便是将这些人在苏格拉底身上施加的不公转嫁到无辜的雅典法律上。最大的不正义便是颠覆雅典的法律。一个国家被称为国家，是因为他的法律而非疆土。一个国家的象征就是它的法律。雅典法律的兄弟——阴间的法律。倘若违背了阳间的法律，阴间的法律会加倍地惩罚他。苏格拉底接受刑罚，至少能够保持他的公正。

人类文明多数时期都是被有神论主宰的。

苏：朋友们都是帮助我，都是感情用事，但没有遵从法律的正义。